

# 將軍與詩人

(四)

王培堯

——吳佩孚·楊雲史遇合悲歡

## 教張學良一怒拂袖

有一位楊雲史三十多年的老朋友，江西新城陳瀚一，時在北京和奉軍少帥張學良很熟。一日，張學良問陳瀚一說：

「你認識江東楊雲史嗎？」

陳瀚一答道：

「我們是老朋友了，前清宣統二年我就在上海見到他，當衆朗誦他所作的詩詞，彼此意興均豪。後來民國元年又見過一面，談得很投機。他還說過將來他死後要我作墓志銘呢？少帥問他做什麼？」

張學良說：

「我最近偶然讀到他作的榆關紀痛詩，對楊雲史先生的忠於事主不覺肅然起敬。陳先生你能爲我羅致楊先生入我幕府麼？」

陳瀚一應允了，他寫了封信到常熟，正值楊雲史又賦失業，無以全活。爲生計所迫，他便僕僕風塵的上了北京，當時張學良住在北京城裏的

卅字廊，楊雲史往見，張學良就告訴他說：

「我一向仰慕唐太宗的爲人，唐太宗貞觀之治能使四海謳歌其德澤，由此可見他才識之卓越。前些時我買到了一部宋版貞觀政要，可否請楊先生逐日爲我講解，使我瞭然一代明主施政治軍成功之所在。」

楊雲史說：

「好的，請少帥定一個時間。」

張學良把時間定好了以後，略談數語，楊雲史就起身告辭。從第二天起他便按時到張學良的書房，爲他講解貞觀紀要。可是他一連去了好幾天，都沒能見到張學良的面。此公便火了火，說了聲：

「他這不是拿我在開玩笑嗎？孺子真不可教也！」

當天就告病假，不再來侍候張少帥。其實當時張學良正幫着他父親張作霖開府北京，公務極忙，他自己麾下就有三十萬大軍，更是軍書旁午，百事如麻。他有心求教，自然不是在開楊雲史

的玩笑，不過公忙一時疏忽而已。所以往後北伐告成，全國統一，張學良還曾請楊雲史出關一行，頗想有所借重。祇是楊雲史存了個先入爲主的不良觀感。那一趟瀋陽行，竟又是一語不合，拂袖而去。從此以後楊雲史便潦倒燕京，窮老賦詩，生活之窮困，有出於常人想像者。

## 吳佩孚問關回北平

另一方面，則吳佩孚率領殘部，通過川鄂邊界盜匪盤踞的地區，投奔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的楊森。在白帝城、萬縣、大竹一住五年。民國二十年春末，他又由蜀西行，渡過岷江，直入松潘草原，然後出長城，達陝甘，而五原、包頭、太原以至北平。當時張學良正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主席，吳佩孚的部將于學忠在當平津警備總司令。張學良曾敬之如父執，執禮甚恭。楊雲史也以滿腔歡欣喜悅之情，到北平車站迎迓。他和吳佩孚重新聚首，把晤極歡，並會親眼目觀吳佩孚當面質問張學良，問他：

「九一八事變，日本人奪我東北，你爲什麼不抵抗？」

張學良祇好將事變發生時內在外的環境，實際情況，擇要的報告吳佩孚。可是，吳佩孚聽得不耐煩了，他打斷了張學良的話，叱道：

「國仇你不報，私仇你不報（指日人炸斃張作霖於皇姑屯），你老子的棺材都豎起來啦！」緊接着他又說：「你怕抗日，我幫你抗，我不是爲名爲利，我左手拿回東三省，右手交給你！你有仇不報，真是笑話！」

吳佩孚的強項，咄咄逼人，張學良也拿他毫無辦法。祇好從此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，設非必要，決不見面。

率領殘部，千辛萬苦的到北平後，吳佩孚住在東城什錦花園自宅，他照舊維持八大處，和他一千另三十名生死相依，遣之不去的部屬。從此，他和楊雲史又是詩酒盤桓，促膝談天，吳佩孚會詳告楊雲史，他入川的艱險，和旅川五年，因四川內戰時起，政局起伏，而至顛沛流離，吃盡苦頭，舊部八千餘人，五年裏都在靠四川將領的餽贈接濟，有時候一個接濟不上，便唯有絕糧斷炊。他又說，曾有一次，接連喝過十天的稀飯，言下之意，他這趟出川，也是事非得已。

吳佩孚又向楊雲史歛歛言道這一趟出川的行路難，當他們一行出甘肅河套時，根本就沒法找到車輪馬匹，迫不得已，吳玉帥只好坐四名衛兵抬的竹椅，張氏夫人也被逼着學會了騎駱駝。

楊雲史聽後感觸萬端，他又紀之以詩云：

踟躕岷嶺外，崎嶇隴蜀西，不知山萬仞

，祇是覺天低。落日明駝直，平沙塞雁齊，八千餘子弟，艱苦兩夫妻。

吳佩孚住在北平，開始潛心經典，講學論道，慨然以尊孔教，正人心爲己任。楊雲史和他時相過從，相與談論，偶或也相偕出遊。楊雲史記這一段時期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是——

談笑忘天下，英雄如是觀，畫梅師造化，學佛到平安。班馬陪清宴，芳菲侍醉歡，撐腸芒角出，許我件高寒。

「班馬陪清宴」、「畫梅師造化」兩句，係指民國二十一年春夏之交，什錦花園吳宅海棠盛放，吳佩孚東邀章太炎、楊雲史花前痛飲，那一天，吳佩孚喝了不少的酒，興緻之高，幾至手舞足蹈。他一再的跟章太炎、楊雲史說道：

「今日我知隱居之樂也！」

當時，楊雲史曾以所繪梅花一幅相贈，吳佩孚一向擅於畫竹，他從不曾畫過梅花。見了楊雲史畫的那幅梅花時，他愛不釋手，讚不絕口。順便問起楊雲史畫梅之法，楊雲史便反問他一句：

「大帥也想學畫梅花嗎？」

吳佩孚緊跟着就問：

「莫非你肯收我爲徒？」

「那不敢當，」楊雲史揚聲大笑：「玉帥想畫梅花的話，從明日起，我天天來陪玉帥畫。」

吳佩孚學畫梅花，前後不過一閱月，經過楊雲史略加指點，自此他便以工於畫梅稱。此所以楊雲史讚他天資過人——「畫梅師造化」。

民國二十二年春，日方蓄意挑釁，華北風雲緊急，一夕微雨，吳佩孚和他的續絃夫人張佩蘭

杯觴兩歡之餘，又定了翌日一早往遊西山大覺寺觀賞杏花之約。屆時楊雲史如期前往，靈雨方霽，西山如洗，連綿二十里的杏林，萬花齊發，羣芳爭艷。吳佩孚深吸清潤花氣，歡喜得未曾有。然而，當他領着衆人拾級登樓。憑欄眺望，看到了東陵和南口，山巒起伏，羣峯竝立，驀的使他想起了討馮之役，麾下將士前仆後繼，死傷狼藉，誠如楊雲史料中他的心事，爲他所寫的：「圍城幽事少，戰地故人稀，舉目河山異，登臨淚滿衣。」吳佩孚終於樂極生悲，百感交集，當着衆人喂喂的哭了。

### 拭淚別吳南旋省墓

吳佩孚和楊雲史在北平聚首七年，他曾說這是他仔肩卸，燕居怡逸，一生中最閑散悠游，唯有賞心樂事而已的一段好時光。使吳佩孚能在「故京行樂地，歸詠共忘機」，而克「安步來西苑，風光滿液池」，尤其「養詩花發後，留客雨來時」，他能有這幾年「臺殿春無極，興亡酒不知」的閑暇歲月，楊雲史確實功不可沒。

因爲，在這七年中間，吳佩孚每逢著書餘暇，佳日興發，或作園囿山水之遊，或開花前月下之宴，他必定會請楊雲史來，湊湊雅興，談論古今。吳佩孚在北京一如在黃州簡直是一日不可無楊折。他畫了張畫，題了首詩，寫了篇文章，成了本著述，都得遣急足召來楊雲史，跟他研究，與他商討。楊雲史曾經陪同吳佩孚到瀛臺賞牡丹，上絳雪軒看太平花，迭有詩作，相互唱和。此所以當吳佩孚志行堅貞，英風亮節，被日本特務利

用不成悍然殺害後，楊雲史時在香港，傷心淚盡，他作「哭孚威上將軍」五律四十首，為其嘔心瀝血必傳之作，其中即有一首云：

靜夜自花發，池臺光氣微，濕雲如雨露，幽草亦芳菲。清晝欲明眼，天香方染衣，故京行樂地，歸詠共忘機。

此亦紀實之作也。詩後還有跋，說是：「七年歡聚，都成大悲，追念前踪，此樂今生不可再得，我心傷悲，曷其有極！」

轉眼間到了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蘆溝變作，中日大戰終於爆發，北平迅即淪陷。淪陷之前，吳佩孚的幕僚部屬，乃至於北平軍政當局，都勸吳佩孚早日離開北平，免受日軍之辱。吳佩孚則屹然不為所動，他說他有把握，日本人不致奈何的。有謂萬一日本人要找他的麻煩呢？吳佩孚便斬釘截鐵的答道：

「苟若非禮，有死而已！」

私底下，吳佩孚則對楊雲史說：

「我這次到北平，一住七年，歷經張學良，何敬之（應欽）、商啓予（震）、宋哲元四位軍政首長，他們待我敬禮有加，多方維護。再加上北平老朋友多，時有聚會盤桓之樂。我都把北平當作自己的家鄉看了，安土重遷，實在不想搬到別的地方去麻煩人家。我在北平安居、著書立說，尊孔衛道。這便是所謂的以教輔政，也算盡了在野的師儒之責。」

然而，故都淪陷以後，在日軍的鐵騎之下，吳佩孚耳聞戰局之惡化，華北、東南各地相繼陷敵，國民政府宣佈西遷重慶，祖國陸危，憂國憂

時，他的心情就很不好受。有一段時期，他又酗酒，楊雲史去看他的時候，每每打點精神，振作振作。吳佩孚一向愛好園藝，蒔花植木，很有兩手。他教楊雲史種菊，親自培植灌溉，樂之不疲。楊雲史便成為他蒔菊的助手之一。偶或看到他累得滿頭大汗，楊雲史不免勸他節勞，往往自嘲的笑道：

「玉帥跟我都有一大把年紀，再也不能跟年青小伙子比啦！」

吳佩孚則意在言外的回答：

「為菊花多累些個值得，我獨愛此君的晚節孤芳！」

「秋來還種菊，此意晚相期。」由此可見，吳佩孚早就有了必要時犧牲一己，以保全晚節的心理準備了。

民國二十七年四月，一夕，楊雲史又上什錦花園，神色之間，頗現黯然，因為他是向吳玉帥辭行去的，他告訴吳佩孚說：

「北事日非，故都居，大不易。去年淞滬之戰，江南殘破，祖先廬墓，還不知怎麼樣了呢？幾個月來，魂夢為勞，我想到南邊去看看。」

吳佩孚聽了，沉默良久，然後才輕輕的問：

「幾時回來呢？」

「那可說說不定了，」離愁別緒，充斥心田，楊雲史一聲長歎的說：「如果家裏的房子田地還在，勉能維持生活，我想就在家鄉住上一段時期。」

又隔了好半天，方始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，答了一句：

「也好。」

楊雲史回憶他和吳佩孚分別的那一幕，依依不捨，却又是無可奈何。他會有詩四句：

八表同昏日，居夷上海槎，人心換天地，世界謝繁華。此去難為水，何年共種瓜？離羣非得已，珍重互吁嗟。

### 「書生本色名垂宇宙」

然而這一分手，就此人天永隔。楊雲史回到常熟家鄉後，發現廬舍焚劫，早成一堆瓦礫。山萬里樓，祇剩了一堆斷垣殘瓦，遍地木石砂礫。這時候，他得了朋友的幫忙，又拖家帶眷去了香港。原來是說到香港走一趟的。然而，抵港不久他便得了個拘攔的毛病，肩背手足，因筋肉收縮而佝僂得難以伸直，貧病異域，行動又不便，境況就更可憐了。其間他和吳佩孚互通音問，吳佩孚總是書報平安，囑楊雲史不必懸念。不過在他獲悉楊雲史貧病潦倒，陷在香港時，吳佩孚便命楊雲史的家人南下，到香港去把他接回北平來。楊雲史也曾答應了來年開春，天氣好些，立即動身北返。可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，楊雲史在香港閱報，竟然驚聞噩耗，日方因逼迫吳佩孚出任偽職不成，老羞成怒，下了毒手，趁吳佩孚偶攔牙疾，由日本軍醫開刀，一刀割破喉管，當場噴濺鮮血而亡，得年六十六歲。精忠自勵，大節不虧，為中外所欽仰痛悼，國民政府尤予明令褒揚。

楊雲史獲知吳佩孚病逝北平的消息，他還不知道吳佩孚之死，是出於日本特務的明刺暗殺。

甚至，他都不敢相信這個消息是真的，滿心巴望噩耗出於誤傳。當日，重慶大公報駐香港記者專程前去訪問他，楊雲史一見記者的面，便問：

「吳玉帥之死，是那一家通訊社的電訊？」

記者告訴了他消息來源，楊雲史不可能再懷疑其真實性了。他欲飲不置，淚下沾襟的說：

「我相信玉帥決不會進日本醫院，或者是請日本醫生。不過，也許是日本人給他派醫生去的。」

這一點，倒是被他全部料中了，他緊接着又說：

「大漢奸王克敏不敢在北平胡作非為，就是因為他怕玉帥。其實，玉帥的那一股凜然正氣，連日本人都免不了有所畏懼。記得去年夏天我從那邊來的時候，玉帥告訴我說：『我不能禁止人家威脅利誘我，可是我決不受人家的威脅利誘。你用不着為我擔心。』去年冬天，謠言很多，都說玉帥快被日本人敦促出山了。玉帥還特地叫我家裏的人知會我，他以前所說的如何，現在還是如何，將來也還是如何，他是決不會變的。」

楊雲史還曾向大公報記者，談了幾件吳佩孚在淪陷後的故都軼聞軼事，他說從前當過一任內閣總理的步兵統領江朝宗，早先在北平組織一個悟善社，請吳佩孚當會長，所以楊雲史也參加。社內設佛堂和文壇，每月聚會幾次，相互唱和。民國二十六年北平淪陷後，外間盛傳江朝宗即將出任北平市長，是為吳佩孚出馬的先聲。當時江朝宗與吳佩孚實已多時未晤。有一天江朝宗訪吳於什錦花園。吳佩孚就當面質問他可有這個話？

他並且大罵江朝宗：

「你的年紀比我大，還要落水當漢奸，受萬世的唾罵！真是白髮蒼蒼，老而不死是為賊。從今以後，請你別上我這兒來！」

楊雲史說吳佩孚在北平時的生活情形，每天無非念經、吟詩、寫作、蒔花而已。民國二十七年時曾有一次，吳佩孚和楊雲史談起了他的經濟狀況，他很自慰的說：

「我的生活毫無問題，家裏置得有幾畝薄田。又承蒙中央每月補助我三千塊。」

當時楊雲史說：

「那也就很能過得去了。」

吳佩孚却感喟的說：

「如今這種年頭，能過得去已經是福氣了。」

吳佩孚之喪，楊雲史曾哭之以聯曰：

本色是書生，未見太平難瞑目；

大名垂宇宙，長留正氣在人間。

### 末代詩人佗條一生

他在「望海長慟，淚枯心亂，死生契濶，深悔遠行」之餘，慨然於吳佩孚「知我之深，從諫之美，念茲在茲，弗忍緬述」，「溯自辛酉（民國十年）入洛，迄今廿載，流離播越，久共患難，言猶在耳，事豈忘心？身難北歸，但有號哭。」

因此他嗚淚寫成哭吳佩孚上將軍五律四十首。從「涼秋辛酉歲，仗劍洛陽宮，東井人間聚，嵩高天下中。懽才必知己，從一貴能終，二十年來事，歛歛白髮翁」為始，根據事實，略記他追隨吳佩孚二十年間的見聞種種。而以「靈運先成佛，

人間太寂寥，舉頭山海窄，閉目廢輿銷。何以報知己，空令賦大招，投詩南海上，風雨撼寒潮」一律作為總結，是亦為吳佩孚的平生知己，楊雲史獻給他的一首雜歌。

其實，自民國十年秋，楊雲史被吳佩孚邀之入幕，以迄民國十六年秋，吳佩孚鞏縣突圍，不忍江東才子楊雲史和他同罹於難，強使之去。楊雲史實際上在吳佩孚戎幕的時間，不過六年而已。這六年之中，以民國十一年吳佩孚任直軍總司令，大敗奉軍，為吳氏一生事功的最高潮。當時的吳佩孚權傾朝野，望重中外，所以連他自己都會寫出如下躊躇滿志，目無餘子的「五十自壽」詩來：

歐亞風雲千萬變；英雄事業古今同，花開上苑春三月，人在蓬萊第一峰。

然而，曾幾何時，「眼看他起高樓，眼看他樓塌了」。轉瞬之間，到了民國十三年秋天，直奉二次大戰，吳佩孚因馮玉祥之倒戈幾至全軍盡墨，被自己的老部下東趕西排，纍纍然如喪家之犬。反倒是楊雲史書生仗義，「爾我同蕭瑟，詩人亦可哀，艱難猶戀主，歌哭一登臺」，抱着「殉主」的決心拋妻別子來從。由那個時候開始，楊雲史便成為跟吳佩孚同生死共患難的刎頸之交了，他才過了幾天安定日子？扳扳指頭也可以算得出來？

吳佩孚死後，楊雲史悲慟過度，從此貧病纏身，常年悶悒，偶而有些文章詩歌發表，也是其聲哀楚激越的煮字療飢之作，讀之令人酸鼻。他比吳佩孚多活了兩年不到，民國三十年癩疾病

逝香港，得年六十七歲。

楊雲史出身望族，少有神童之目，「江東才子」的榮冠，終身不改。他祖父當鳳陽知府，父親更是清末守舊黨的鋒頭人物，累世簪笏，詩禮傳家，先後娶了清末第一權臣，望重寰宇，子孫瀾得一塌糊塗的合肥相國李鴻章長孫女，和護理漕運總督，廣東按察使徐文達的女公子，然而他却一生坎坷，侘傺踳踳，幾至無以全活妻孥。康有為稱許他：「雲史國士也，其詩海內一人，我至敬之，至愛之。」又謂：「其旨遠而微，其情深而文，其辭逸而哀。迴腸盪氣，感人頑聵，清詞麗句，自成馨逸。而肌膚若冰雪，天然去雕飾，左挹浮邱，右拍洪崖，超絕埃塵，若藐姑仙人焉！蓋三季之芳躅復見於今，而非餘子所能望見者也。雲史為詩雄麗似少陵，名騰海內，而詞則度世飛升，世鮮知者。」由此可想楊雲史的詩詞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必將有其重要的地位。然而，楊雲史他自己却曾啼笑皆非的說過：

「……知余志者，莫不曰先生昔名公子，富貴中人，何自苦為？先生蓋詩人也。嗟乎，我少年時，聞有詩人我者，則色然怒。今聞之則欣然喜。嗟乎！我何幸而為詩人也，則我知免矣。……抑聞海內人士譽我者曰雲史詩如少陵。嗟乎！我又何不幸為詩人而為少陵也！」

曾有人謂：吳佩孚是中國舊式武將之最後一人，而他的平生知己楊雲史則如康有所說的：「遭遼國難，朝市變遷，感激既多，鬱而為詞」，他明明是二十世紀的人物，一輩子活了六十七年，三十七年生在清代，三十年整活在中華民國。

然而他却始終心懷魏闕，永遠在當滿清愛新覺羅朝的孤臣孽子，昧於潮流，無視時勢，似乎他也謝。可以說是最後一位末代詩人了。（附啓：本文之

作承政大教授邵鏡人尊兄惠借圖片及資料謹此致謝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## 懷念薛興儒兄

周至柔

最近幾個月，每值星期二、五當朋友們例行在我家裏下圍棋時，面對棋枰，我都會想起薛興儒兄來。近二十年，興儒兄和我是十分親密的朋友，也是我很欽佩的一位棋友，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相聚，下棋的時候比較多，有時也閑坐清談。我對他在下棋時的好勝心印象最為深刻，更對他在縱論天下事時的廣博精闢，尤為心折。

我與興儒兄是在民國卅九年一個圍棋界的聚會裏相識的。我還很清楚的記得，在他最初與我對奕時，我可以讓他三子，雖然那時他的棋力並不高，但他所表現的強烈進取心却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以後隨着時日的流轉，我從讓他二子改為讓先，以至於到分先而互有勝負，最後可能還要他讓先。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，興儒兄在棋藝上有長足的進步，而我則依然故我。雖然下棋僅是一種娛樂性的技藝，但是他的那份旺盛的進取心和悉心鑽研的精神。却使我十分欽佩。

興儒兄出身於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左旗世家，體態修偉，賦性昂揚，是一位典型的大漠健者。對國家，他常懷忠義之心；對朋友，他具有充沛的熱情。二十年來，在棋枰前，在球場上，在一茶相對時，我們縱談世事，他慷慨激昂的時候多，黯然低迴的時候則不數見。和他在一起，恍然面對一位躍馬橫戈於大漠上的騎士，會情不自禁與起他相偕並轡馳騁的念頭。

興儒兄因心臟病突然去世，以一代壯歲有為之才，遽而溘然淹化，對於他自己來說，壯志未酬，是心有未甘的；對於他的朋友來說，失去一位熱情的知友是十分令人痛惜的；對國家來說，喪失了一位忠體國的幹才，更是莫大的損失。但是，我相信，興儒兄在他朋友們的心底，永遠是活生生的，永遠是不會磨滅的，永遠是被懷念着的。